

以诗神的名义祈祷和平

——写在2016首届华语诗歌春晚

■雷从俊

跟随丝丝缕缕的风寒，我们走进北大。在百年讲堂，我们把喧嚣关在门外，同诗坛前辈、诗人朋友们一起走进“和平的祈祷”——2016首届华语诗歌春晚。

今晚，我们以诗歌的名义相聚在这里，用诗歌春晚迎接生活的春天，拥抱喜庆的春节。今晚，我们走进那些独具华语魅力的诗作，张开梦的翅膀，放飞和平的祈祷，展开希望的画图。

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新诗走过百年历程，开启新的纪元。在回望与前行中，诗意的表达显得更加美妙而悠远。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创造生活的幸福，颂扬不屈的抗争，感念和平的阳光。在记事与抒怀中，诗歌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感受更加亲密无间，水乳交融。

历史的回声犹在耳畔，岁月凝成的诗行里有沉郁悲壮，有慷慨激昂，有战斗的号角，有胜利的狂欢，还有战争与和平的思索。

在硝烟散尽的日子里，诗歌作为时代的触角，既品评幸福的味道，也探索生活的真相。一片土地，一个弹盒，一只鸽子，一朵荷花，甚至一种极其普通的水果，都寄寓着这个世界的启迪。

华语诗歌以我们所熟悉的东方美韵和内涵观照着人们的心灵，也不断走向世界，



雪 请不要停

■高曙光

一场久违的雪终于飘落了，朋友们在空间里纷纷上传着眼前的雪景。

雪花从天上飘落，没有风，显得那样悠闲，公路上的雪越积越厚。元宵节过去了，“三六九，往外走”，返程的客流在雪花的陪伴下减缓了速度，路上车速减慢了许多，雪地上的车辙清晰可见，轨道式地向前延伸着。离家的脚步放缓了，有的甚至停下了，他们在路口打着电话，告知还在村口雪地里张望的父母他们要取消今天的出行。

老李就是站在村口雪地里等着儿子儿媳回来的。老李属马，今年七十二岁，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儿子在厦门开出租车，年前带着一家人回来陪老李过年。

雪下得很大，老李撑着的伞上积了一层雪。他晃了一下伞柄，伞上的雪抖落了，落在身边那条小黑狗的身上。黑狗的名字叫旺财，是老李在老伴离世前从城里路边捡来的。旺财那时很瘦弱，就在一个倒了的肮脏塑料垃圾箱里哆嗦，老李把它放在纸箱里带回了村。老李的老伴是癌症晚期，饭食吃得很少，很多食物给了旺财，火腿肠，鸡蛋……在护理老伴的日子里，旺财渐渐地肥壮起来，叫声也不再没有底气。老李和老伴每天的事情似乎就是共同喂养这条狗。儿子常打电话说回来，可又常常打电话说外面太忙，出租车还要出份子钱，再过几天一定回家。老李总是高兴地拿起电话又沮丧地放下电话，老伴就瞅着老李的脸猜

儿子要等过了元宵节回厦门，他们商

通话的内容。旺财也瞅着老李的动作，老李接电话的时候，它会安静地趴在地上，把头伏在前腿上，老李放下听筒唉声叹气的时候，旺财会站起来走到老李的脚边。老李这时候总爱摸一下它的耳朵，旺财很乖地低下头。

老伴去世的时候，儿子回来了，葬礼也很排场。儿子的朋友来了不少，外地的出租车有百十辆，唢呐班和歌舞团都有，外村来看热闹的来了好多。

这是老伴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儿子带着媳妇和孩子回家过年。春联已不再是红色的了，而是紫底白字的，在老李看来这是一种哀思的色彩。儿媳喊了一声“爸”，老李怔了一下，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看了看脚下的旺财，旺财也在看着老李。儿媳的脸红了，这个称呼在老李面前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婚礼司仪的安排下喊的，老李还掏了一千块钱。从那以后，儿媳再也没有喊过他“爸”，都是直接说话的。老李也习惯了，一家人还客套什么呢。

孙子喊“爷爷”的声音很清脆，老李觉得像电视里的孩子。孩子不说家乡话，老李觉得像看电视演小品，他喜欢孙子用家乡话喊他，他就教孙子用河南话叫他，河南话的“爷爷”是近似于去声的单字，孙子高兴地叫他，老李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媳的脸却阴沉了。

儿子要等过了元宵节回厦门，他们商

被各种肤色的人们所熟悉和喜爱。在首届诗歌春晚的舞台上，以93岁的屠岸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翻译家宝刀不老，身体力行地关注着华语诗歌的国际化，为诗界、译界立起高标。以吉狄马加、庄伟杰为代表的华语诗人势头正盛，以歌颂民族、呼唤和平、发现生活为主题的一批诗歌不断引起国际诗坛和读者的共鸣。

今夜，我们用诗歌点亮心灵的灯盏，沿着一行行文字回到心灵的故乡。今夜，我们挽起一缕缕诗情，传递内心深处独特而美好的祝福。

不止是诗歌，不止是朗诵，我们还以演奏、歌唱、舞蹈、武术、茶道等丰富的艺术形式，以老者的沧桑稳健和孩童的活泼天真，向全国的父老乡亲拜年。我们以诗歌的神圣，祝愿祖国昌盛、世界和平，未来无限美好！



诗美情未央，
相约在明年！



量着让老李也去住，老李没有答应，他用手摸着旺财的耳朵。

雪花还在飘落，儿子的出租车开了回来。老李打开了院子的门，儿子把车停下，旺财和儿子在雪地里追逐，雪地上印着旺财的梅花脚印……

儿媳和儿子都在打电话，他们在问厦门的天气。

“爸，俺还得走，厦门那里没有下雪，咱这里也不长，到时候路上车更多。”儿子对正准备烧水的老李说。

两行车辙出了村子，老李和旺财站在雪地里……

上元节日记(组诗)

■徐桂荣

又一个节日尾随而至

地面上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人来
元宵，灯谜，高跷，彩灯
街道拥堵。生活拥堵
似乎坟墓里的人
也活过来了，回来了
压抑了一冬的人们
宣泄着更加浓烈亢奋的激情

五彩的灯笼，在孩子们手上
缤纷的气球，在情人们手上
不绝于耳的烟花和爆竹
在死灰复燃的节日碎屑上

我是个两手空空的人
正空空地
从层层喧哗和绚烂里突围
并一遍一遍祈求上帝
给我一个角落吧，哪怕很小
只要安静

旁 观

上元节，我和往常一样
做饭，吃饭，洗漱，沐浴
然后，干干净净地裹在厚厚的
棉袍和黑暗里，靠在窗前

已经有爆竹急不可耐地炸响了
喧嚷声正从四面八方漫过来
烟花！就要升起来了
就要绚烂着，再次路过我的世界

而我。已不愿将窗子打开
更不愿将自己打开。今夜
谁在绽放谁又在陨落
我只静静地观赏，不喝彩也不评说

萝卜灯笼

好像是叔叔给我做的
把一个很大的萝卜，挖空
灌上些许油
用布条条捻成灯芯，点着
在元宵夜挑起来
就是一盏小小的灯笼
而且是最顽皮最强悍的一盏
能把小伙伴们所有的纸灯笼、布灯笼
红灯笼、绿灯笼、黄灯笼
统统斗败
直到月亮西斜了，还贼贼地亮着
不肯回家。直到
又一代人在灯笼节会里
长大，离开
仍在记忆的一角，不肯熄灭

昨夜烟花

这些花花绿绿的碎屑
惺惺作态地瑟瑟在冷冷的晨风里
被来来往往的行人
踩在脚下
这些攥在别人手里的
激情或绚烂，只需
被轻轻地一放，就花容尽失
魂销魄散了

没有谁，可以人为地
成为宇宙的中心
升得最高开得最过的
那一朵，已被摔得最碎

只有星星，依旧
坐在云的深处，先哲一般
无息无声地俯瞰着
芸芸众生